

过去十年间的增长有多“包容”？

拉冠尔·A·拉莫斯，拉斐尔·拉涅利，让威廉·拉芒，包容性增长国际政策中心，by Raquel Almeida Ramos, Rafael Ranieri and Jan-Willem Lammens, IPC-IG

“包容性增长”的概念在国际政策研究领域关于发展的辩论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引导角色。然而，在跨国成果对比框架下，实际操作并定义“包容性”和其延伸效果的时候，原本看似理所当然的概念本质就不那么简单了。

虽然“包容性增长”的定义至今众说纷纭，然而一个广泛共识认为，贫困和不平等这两个亲贫式增长的核心因素是“包容性”定义的关键所在 (Ranieri and Ramos, 2013)。这场关于包容性的辩论的特点在于，学者们致力于赋予此概念一个更加全面的定义。在这方面，哈瓦尼和佩尼亚 (2000) 提出的“包容性涉及参与发展和受益于发展”这一看法，直接或间接地被广泛接受。

拉莫斯、拉涅利和拉芒 (Ramos, Ranieri & Lammens, 2013) 运用实证分析，考察了43个发展中国家“包容性”的发展现状和从1996年至2006年间的变迁，并提出设计一项“包容性”指标的建议。该研究将贫困和不平等作为受益分享发展成果的指标，将就业作为参与发展的指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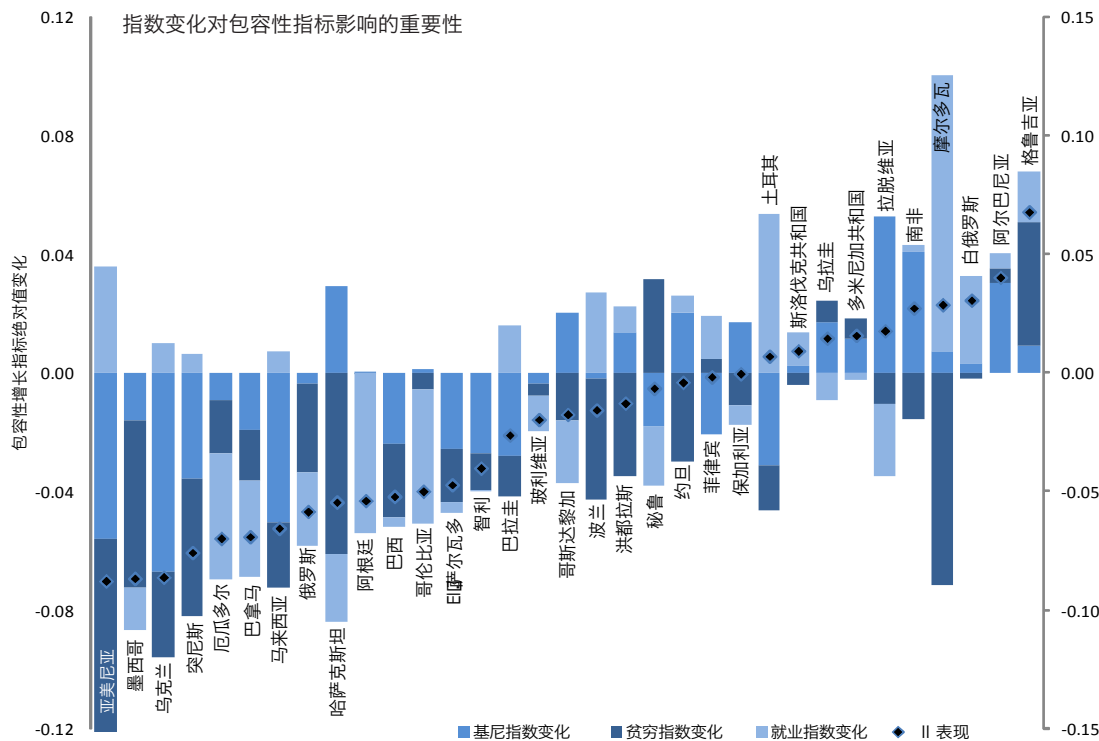
运用就业人口比率分析包容性增长颇具争议。尽管低比率被普遍认为能够反映低参与度，高比率却不能直接反映出高参与度。在一些高度贫困的国家，高就业人口比率实际上反映出大量贫困就业人口的存在，而这部分人口也无法分享发展成果。本文通过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表明，当贫困人口占总人口

比率超过65%时，“包容性”的概念会出现上述非线性关系。因此，就业人口比率被认为不具备参考价值。对“包容性”的分析从而局限在发展成果分享的层面。

研究结果勉强令人满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包容性”方面取得显著增长（数据显示自1996年至2006年间指数的绝对变量和各指标的相对重要性）。亚美尼亚、墨西哥和乌克兰成果斐然，突尼斯、厄瓜多尔、巴拿马和马来西亚也表现突出。各国取得进步的原因不尽相同。亚美尼亚、乌克兰、突尼斯和马来西亚在减贫和促进公平方面有所进展。墨西哥、厄瓜多尔和巴拿马的全部三个指标都有所提升。紧随其后，同样在包容性方面取得重大进步的国家包括：俄罗斯、哈萨克斯坦、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萨尔瓦多和智利。

虽然过半数的国家在包容性方面取得进展，但由于不平等和贫困的增加，仍有许多国家的表现不尽如人意。表现最差的国家为格鲁吉亚，其三项指标都出现倒退。摩尔多瓦的减贫成果与其失业率的显著增加相互抵消。南非的不平等状况日益严重，其在减贫方面也未取得进展。这些国家原始的“包容性”水平相对较低，其负面表现更加令人堪忧。

研究指出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与包容性的原本概念不具有相关性，因此有必要将包容性增长概念具体化。许多经济增长缓慢的国家取得长足的包容性增长，然而一些在包容性方面表现最不尽如人意的国家却享有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经济增长和包容性的脱钩表明，各国需将发展重心由增加经济产出转向如何增加“包容性”产出。



参考文献:

Kakwani, N. and Pernia, E. (2000). 'What is Pro-poor Growth?', Asian Development Review: Studies of Asian and Pacific Economic Issues, Vol. 18, No. 1. Mandaluyong City, Philippines, Asian Development Bank.

Ramos, R.A., Ranieri, R. and Lammens, J.W. (2013). 'Mapping Inclusive Growth', IPC-IG Working Paper, No. 105. Brasília, International Policy Centre for Inclusive Growth.

Ranieri, R. and Ramos, R.A. (2013). 'Inclusive Growth: the building up of a concept', IPC-IG Working Paper, No. 104. Brasília, International Policy Centre for Inclusive Growth.

